

CHINA

生死情缘

——周信芳与袁丽琳

麒麟童

● 胡蝶



南海出版公司

CHINA
SHENGSI QINGYUAN
ZHOU XINFANG YI
YUAN LILIN

4-73

CHINA

2001
K825.78=73
3
2

王死情缘 麟童

周信芳与裘丽琳

● 树菜

南海出版公司

愿死者有那不朽的名，
但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

——（印度）泰戈尔



CHINA



麒麟童

生死情缘

——
周信芳与裘丽琳

南海出版公司

● 树棻



作者摄于六〇年代

树菜，原名孙树菜。上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姑苏春》、《活着和死去的人们》和《海上旧梦小说系列》等三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多部作品被改编摄制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序

● 唐振常

一代京剧宗师、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于1975年3月8日黯然离开人寰。其时，他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他还不知道他的爱妻裘丽琳早于七年前遭红卫兵毒打之后，因肾脏成病，尿中毒而逝世。周信芳在裘丽琳惨遭毒打的前一天“隔离受审”，1970年秋解除隔离回家之后，儿子在外地“劳动改造”，孙女在精神病院治疗，难得儿媳想方设法瞒过他爱妻的死讯。对于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他是冷眼视之，傲然以对，随口哼出：“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一生不知演出了多少次《徐策跑城》，每当他全神贯注唱出这四句高拔子，满堂总是掌声如雷。如今他只是低声哼吟，同样表达了善善恶恶的态度，是他对历史的信任与期待。然而，对于患难与共、一生恩爱的妻子，他不能忘怀。闭眼之前，他近乎谵语似地说：“不用再骗我了，我早就明白了，你们姆妈去了，她在等我！”这是绝望的呼嚎，爱情的悲鸣。

有许多文章论述麒派艺术的萃华，有许多文章阐发周信芳对于京剧艺术的卓越贡献，有许多文章表扬周信芳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许多文章综论周信芳的勤奋学习精神，从传统学习，从其他剧种学习，从新文艺学习。但是，只有少数文章写及周

信芳与裘丽琳的爱情生活。而这位上海著名银楼老板的三小姐，却与周信芳一生不可或离，从“私奔”同居到正式结婚，到以自己全部精力帮助周信芳（金钱和金钱以外），两人情爱弥笃，至老而愈见其切。周信芳在社会上的种种危难，得力于贤内助的斡旋化解，周信芳的艺术生涯与创造，得力于裘丽琳的热心支持。可以这么说，没有这样一个妻子，周信芳或将有失其光彩。

于是，我面前有了这样一部书稿：周信芳次女周易（采蕴）女士口述，孙树棻先生执笔写成的《麒麟童生死情缘》。这本书的主角，与其说是周信芳，不如说是裘丽琳。开卷起笔，写的是裘丽琳父亲裘仰山发迹故事，裘丽琳因看戏而爱慕周信芳，不顾母亲禁锢，私奔结合。二人一生互相钟爱，裘对周一生事业起了旁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后是“文化大革命”降临，一家人悲欢离合，情景凄然。全书落脚于周信芳这一代宗师的艺术生涯，可以感到，此中处处有一个裘丽琳在。周信芳早年演出于上海天蟾舞台，遭老板大流氓顾竹轩压榨剥削，裘丽琳购置手枪以护周，又求助于黄金荣儿媳李志清，让周信芳拜门黄金荣，才得以退出天蟾。敌伪时期，周信芳拒绝为汉奸特务吴四宝唱堂会，频受威胁。不得已而去唱了堂会，即因一出《追韩信》被吴四宝认为“受胯下之辱”是有意讽刺，意欲加害。又是裘丽琳通过李志清，向吴四宝妻子求情，被敲了一笔大竹杠得免。可以看出，没有这样一个贤内助，周信芳可能早已被这些汉奸特务处置了，哪里还会有什么麒派艺术的发扬。举此一端，可概其

余。

这本书的可贵，在于如实写作。所谓纪实作品，这些年被糟践得不成样子了。向壁虚构，无中生有，已成习见之象。纪实，只不过成了此类作品造假的幌子。此书如实写来，一洗积弊。口述者周易，不为尊亲讳，如实道父母事，如母亲之为爱情私奔，后来又阻挠女儿的爱情生活；父亲之迷恋青楼女子，之投拜黄金荣。只有这样，才活脱写出了当时社会，是历史的真实，以此体现了口述者的历史观。作者孙树棻先生，与周家有深厚的交谊，洞悉其时社会，得心应手，厚积薄发，写来感人。

读是书，我深深感动。尤感染于我者，是书中周信芳关押少教所时一次特殊外调。外调人员借故支开了专案组人员，谈到1905年周信芳11岁时改名麒麟童的由来。时周信芳第一次到上海登台，临时请一位会书法的北京老人写海报，听前台管事报名七龄童，一挥写成麒麟童，从此定名。这位误写麒麟童三字的人姓王，不知其名。今天来外调的这个人说，老人是他的曾祖，“七·七事变”时以九十高龄逝世，生前两眼已瞎，一直听麒麟童唱片，临逝，要子孙有机会见着麒麟童时对他说：“他没有辜负这个好艺名，连我这个给他起名的人也沾光了。”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以奇异的身份，来到隔离“犯人”警卫森严的所在，对周信芳说了这番话。这是艺术的力量所致。人民的演员得此人民之爱，可以想像周信芳当时激动的心情。“文化大革命”无论怎样摧残艺术，艺术的感染力却永远摧残不了。犹忆“文革”结束之后，在上海

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周信芳追悼会的情景。那天大厅内外挤满了人，几无插足之地，有许多人站在厅外院子里。上海的老市委书记刘晓时养病上海，也步履艰难地参加了追悼会。众人同声一哭，对这一代宗师永怀思念。

这本书还提供了不少周信芳身世材料，可正讹传，可供专家研究。这里说一件事。周信芳早年遭顾竹轩剥削压榨，不得不离开上海，飘泊江湖，在汉口演出时患脱力伤寒，病愈之后，完全倒嗓，原来高亢清亮的嗓音，从此变得沙哑低沉，终其身如此。我曾经对学麒派的演员，故意使自己的嗓子沙哑低沉以为这才是麒派这种做法产生怀疑。又闻周信芳生前，也对此种做法不以为然，说是我是不得已而为此，你有一副好嗓子，为什么要使它沙哑呢。读了书中倒嗓由来一节，感到周信芳不以学麒派必得让嗓音沙哑为可取之说有据。嗓音沙哑是后天的缺点，周信芳利用这个缺点而创造发挥成特点，同时也更着重去致力于表演上的精到，技艺日精。这正是一个大艺术家的本色。今之麒派演员已屈指可数，但愿他们和继起的麒派(如果还有的话)善体师言，体现出真正的麒派，而不是惟沙哑嗓音是趋。

我曾经是一个京戏迷，尤倾心麒派，多年以来，不复进入剧场，今之京剧如何，不得而知焉。写这篇序言，对我已同隔靴搔痒。却因偶然，答应一试。客旅中读此书，几至昼夜不舍，勉成此篇，着意在“生死情缘”，京剧之宏扬，麒派之复振，读是书者或当于“生死情缘”中得之。故乐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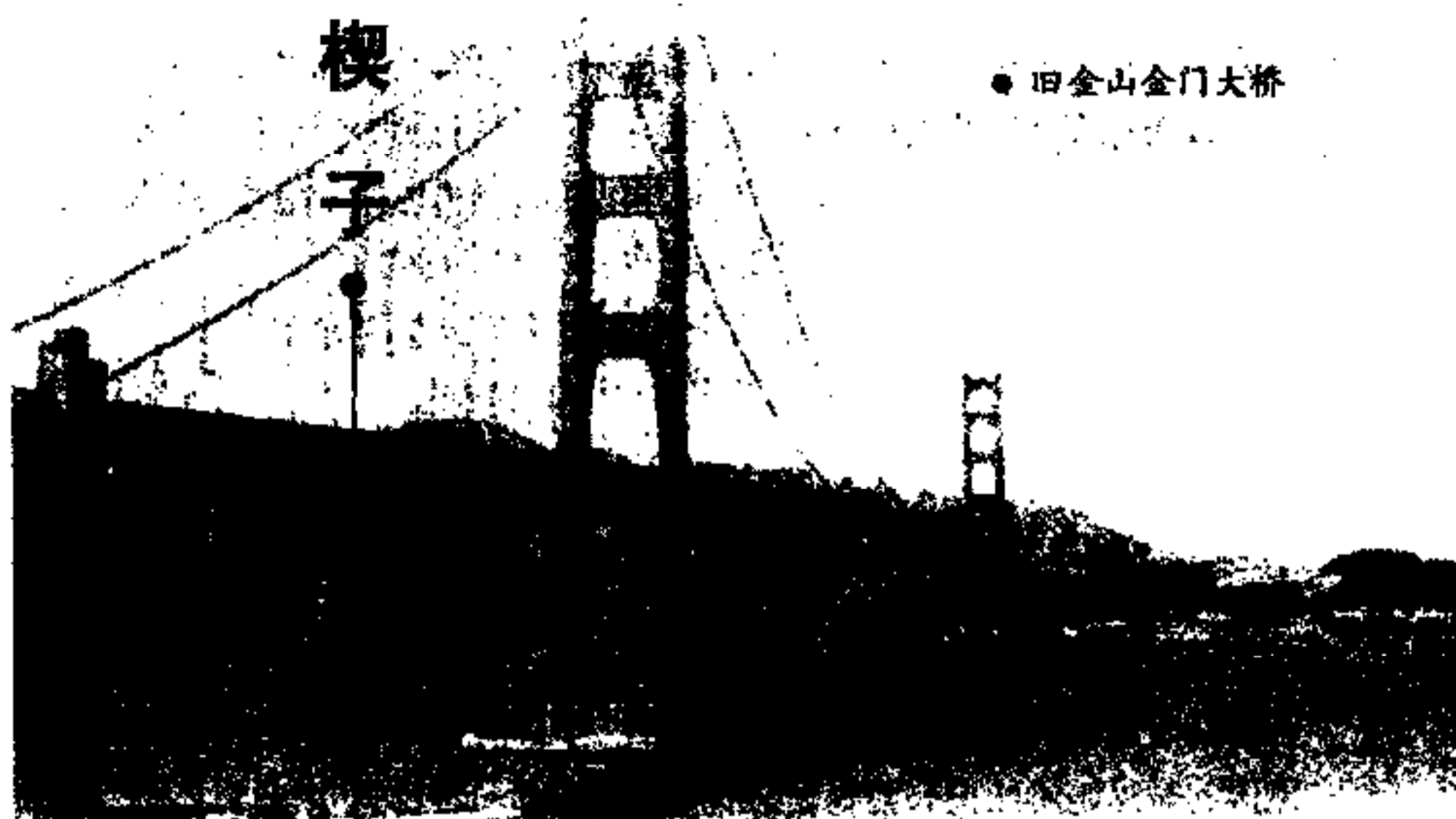
1999年9月29日

IV

于香港城市大学

楔子

● 旧金山金门大桥



眼下她所能做的是尽她所知把有关她双亲的生活经历作一番讲述，由我来补充及整理成文。……一连几个晚上，我都静坐在那只壁炉边，听着她那娓娓的叙述。

当这项工作结束时，我们数了下，竟录满了近20盘录音磁带。

1989年岁尾，我从墨西哥经美国回国，在旧金山见到了周易(采蘊)。原定乘机回上海的前一夜，我在她家的客厅里，坐在燃着熊熊炉火的壁炉边同她闲聊。其间，我谈及从五年前国内举办“纪念周信芳九十诞辰”的活动以后，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她父亲生平的文章，但内容大多是对她父亲的表演艺术进行评价，极少涉及他的个人生活和演戏之外的各种经历，我

认为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作者们在那些方面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也许在思想上还存有一定束缚，在着笔时感到对这样一位著名人物有些不便说长道短，以至对某些已知的事实也作了隐讳。殊不知，这样反倒使一个本应是真实的形象显得不尽真实了。

于是，我便建议她撰写一部记述她父母生活经历的作品。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做儿女的对自己的双亲总会比其他人有着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我还强调：这也可算是一项抢救工程。再过上若干年，当我们这一辈也已没有精力做这件工作时，有不少关于她父母的事情便真会淹没而从此不为人知了。

她考虑良久之后，接受了我这建议，但又说由于她所经营的事业正面临着危机，因此要静下心来写这么部作品怕不大可能。眼下她所能做的是尽她所知把有关她双亲的生活经历作一番讲述，由我来补充及整理成文。

从我同她家庭的那层渊源来看，这项任务在我也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我便临时打电话去航空公司更改了行期，在旧金山多耽了几天。一连几个晚上，我都静坐在那只壁炉边，听着她那娓娓的叙述。当有些时候她的回忆出现障碍时，便尽我所知提醒她，帮助她进行追忆。

当这项工作结束时，我们数了下，竟录满了近20盘录音磁带。

现在印出来的便是根据这些录音带整理而成的文字。其中一段是关于她自己的感情生活的，由于这段经历同她的双亲也不无关联，因此也依原样保留在内。

以《麟麟童生死情缘》为书名，似乎显得俗了些，但若读毕全文再细品一下，也许会承认这书名与内容之间还是算得上贴切的。





目录



俞敏

序 唐振常 / I

楔子 / (1)

一连几个晚上，我都静坐在那只壁炉边，听着她那娓娓的叙述。

上卷

把你的心给我一小部分，
把我的整颗心拿去吧。

—— [法国] 乔治·桑

萧瑟秋风中的老屋 / 3

用新配来的钥匙开启了长乐路788号大门上的新锁，推门进去，便踏进这幢阔别多年的旧居了。

久远年代里的故事(一): 从苦力到富豪 / 8

虽然他俩尚未相识，但裘丽琳对那位真名为周信芳的京剧演员的爱情已日趋成熟，同时也日臻完整了。

久远年代里的故事(二): 从学徒到戏子 / 27

当他22岁上载誉回到上海时，“麒麟童”这艺名已传遍全国，无论哪个码头或哪座戏院，他都是以头牌角儿的身份登台了。

艰难情侶 / 34

在这两条形式有异而实质相同的道路中，母亲选择了前者，她和父亲另外租了处房子同居。

There's no people like show people,
They smile when they are feeling low. / 68

“冷，冷在风里；穷，穷在债里。”经过几年的堆叠，父亲那座债台已筑得很高了……

挣脱桎梏 / 82

父亲拿过那只皮包打开看了下，不由得让他大吃一惊，原来在中间那一隔里，在那些粉盒、唇膏、香水、骨梳等化妆品中间，还放着支手枪……

漂泊生涯 / 91

关于父亲的倒嗓，外界曾有过各种传说，有说是父亲遭仇家暗算被药哑的，甚至还有说是马连良为了妒忌父亲走红，出重金买响父亲的跟包在茶里下了哑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100

这回的体积要比上回那只大，分量也重得多，拆开来看，这回纸盒里装的是一枚日本造的铁壳手榴弹……

中卷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宋·陈与义《临江仙》

燕归巢 / 115

外婆吩咐在旁伺候的丫头：“我的腰有毛病，不大方便，你们还不过去掸三轴卷起来。”

时穷节乃见 / 125

这件事过去已有四十多年了，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往事中的细节，可要是哪位研究现代戏剧史的朋友对这些情况还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的话，那么，下面便是“谜底”——

达摩克里斯之剑 / 136

在所有这些机关中，最使上海百姓谈虎色变的无疑要数“七十六号”了。

《陈鹤仙》与陈鹤仙 / 177

“本这些东西我原以为是很难得的，母亲在讲述这件事情时这样对我说……”

“天亮”前后 / 185

“天亮！”这是我从升入小学五年级以来，经常在家里、学校里和亲友中听到的一个词汇……”

“戏子”——“高潮” / 189

我总觉得，最使我终生难忘的却是在那座偏僻小镇上的那次演出，那间四面透风的棚棚还有那拥挤地挤上新衣楚楚看戏的观众……”

我的故事 / 194

进校不久，我便成了个受人注目的人物，接着，又有些好事的男生把我排进了当时学校里所“四大美人”。

寒风中的邂逅 / 201

在和他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心上却怦然动了一下，我仿佛觉得，这么些年来，我所应当寻找的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Roses love sunshine, Violets love dews.
Angel in heaven, Knows I love you. / 208

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和S现在实际上是在重演我父母过去的那段历史……”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 221

我走了，离开了我出生的地方——上海。在那里，有生我养我的父母，有我的亲朋好友，在那里，有着我所经历的欢乐和哀伤，也留着我那段无望的爱情……”

下卷

梧桐半死清霜后，
头白鸳鸯失伴飞。

——宋·贺铸《半死桐》

山雨欲来风满楼 / 237

江青科特地伸出右手，母亲伸过手去同她握着，父亲正要为她俩介绍，母亲已经开口道：“一晃我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了，你一向好吗？”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包管你胆战心惊 / 252

那夜，我睡在旧金山自家的高所里，做了个梦。……按时差计算，在上海该是8月23日下午三点钟。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 266

……没有灯光，没有花篮，没有掌声，没有谢幕，甚至没有观众，就像一粒灰烬悄然地熄灭掉那样……

图圆生涯 / 286

“你能给我讲一讲吗？等你讲完，我一定告诉你为什么要问你这件事情。”

湛湛青天不可欺 / 302

这正是《徐策跑城》中徐策在城头上听报薛刚率兵进京复仇时所唱的那一段“高拨子原板”：“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大幕降下 / 315

父亲是1975年农历的年初三由于心脏病发作被送进这里的。

附录

愿死者有那不朽的名，
但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

—— [印度] 泰戈尔

且看身后哀荣 / 331**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编后记） / 341**

CHINA

把你的心给我一小部分，
把我的整颗心拿去吧。

—— [法国] 乔治·桑

上卷



CHINA